

「非菜」的故事

陳旻



晚飯後出門散步，在位於清河的沃爾瑪店內閒逛，面對琳琅滿目的食品，我再一次發現自己心靜如水。

佇立在一排排放滿各式罐頭的貨架旁，糖水桔子、糖水黃桃、午餐肉，等等，這些當年令我們垂涎一百尺的奢侈食品，如今竟顯得如此平常，並唾手可得，而我卻毫無心動，甚至連伸手去撫摸一下的念頭都沒有。它們亦如同被歲月拋棄的過氣明星，傷感無奈。無語相對中，我默默感嘆：我們這一代人，在食欲最旺盛的年代卻沒有條件吃，而今有充足的條件了，卻沒有了食欲。我突然很懷念從前物質匱乏卻吃嘛嘛香的歲月。

一九八一年九月，我們初中畢業考入軍校。部隊的軍事化管理極其嚴格，平時絕對不允許吃零食，但十四、五歲的我們卻正處於嘴饑的年齡，每天只能緊盯着一日三餐。

二〇〇一年舉辦紀念入伍三十周年同學聚會時，大家專門去看當年的伙房，安徽當塗86醫院內，一個極起不起眼的角落裏，一間平房已經破敗不堪。我吃驚地仔細打量着被風雨剝蝕的斑駁磚瓦，和房子周圍恣意生長的野草。試圖穿過無情的歲月，竭力拼接、還原記憶中那個承載過我們無數歡樂的伙房。眼前的「伙房」已不再如記憶中那般寬敞、明亮與溫暖。

那時候，早飯是饅頭、花卷，中午、晚上是米飯和菜，還有湯。即便是普通的饅頭，也能被我們吃出花樣。我記得，我們班有人會把饅頭掰成一塊塊小片，再一點一點把饅頭片捏緊實，再送入口中，說這樣吃起來「有嚼勁」。

上學的日子生活規律，特別容易餓。上午最後一節課通常是自習，飢腸轆

轆中，無心思學習，大家交頭接耳，最喜歡討論、猜測中午吃什麼菜？

食欲能壯膽。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我們鼓動憨直的老潘去伙房偵察。這可是個危險活兒，從教室溜到伙房，得先從人來人往的大樓裏出來，再穿過一條人流量不算少的道路。老潘勇敢地離開後，我們一直揪心，生怕她被區隊長發現，她慘了，我們班也得跟着倒楣。

十幾分鐘的時間像是十幾個世紀那樣漫長。總算，把老潘給盼回來了，她興奮地告訴我們，她成功潛入伙房，看到了小黑板上唐炊事員用粉筆寫的菜單。在大家熱切的目光裏，她宣布：「今天中午吃非菜！」「非菜」是什麼菜？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討論來討論去，沒有結果。誰也說不出「非菜」究竟是什麼樣兒。

好不容易熬到下課。集合，排隊，齊步走。步伐整齊的走到伙房門口，在值日班長的指揮下，心猿意馬地合唱了一曲《說打就打》仔列歌曲。「說打就打，說幹就幹。／練一練手中槍刺刀手榴彈，／瞄得準來投也投得遠，／上起了刺刀叫他心膽寒。／抓緊時間加油練，練好本領準備戰。／不打垮反動派不是好漢，／打他個樣兒叫他看一看。」歌詞有兩段，飯前，我們通常只唱一段。這時，大家唱歌的速度明顯快於往常，接近於敷衍。值班班長很體諒同學，也不作較真。有時候，若覺得唱得不好，還得重唱。

完成程式後，按次序快步衝進伙房，大家都想揭開「非菜」的謎底。一看到了桌子正中央放着的竟是一盆韭菜炒雞蛋，氣得！整個兒哭笑不得。原來老潘不認識「韭」字。那時候吃飯時不允許說話，我們沒法當場罵老潘，只好拿眼睛使勁瞪她。

三十多年過去了，每次同學相聚，「非菜」成爲我們的經典調侃。

嬴政用人之道

張桂輝

長期以來，一提起嬴政，一個野蠻衝動、猜忌多疑、剛復暴戾、冷血無情暴君的形象立馬顯現在人們眼前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中有這樣幾句評價：「秦王懷貪鄙之心，行自奮之智，不信功臣，不親士民，廢王道，立私權，禁文書而酷刑法，先訴力而後仁義，以暴虐爲天下始。」殊不知，與其後千百年某些荒淫無道的皇帝相比，嬴政在用人方面，有很多地方是可圈可點、可資借鑒的。

如同獅群、狼群，乃至猴群中的首領一樣，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、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，不僅要大打出手，而且要大開殺戒。有史以來，很多皇帝習慣於、熱衷於用嚴刑峻法來殺人立威，以致天下人戰戰兢兢、談之色變，惴惴不安、明哲保身，既不能竭智盡忠，更不敢顯山露水。

比如，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由平民百姓登上帝位的皇帝劉邦，原本手下人才濟濟、大臣多多。在衆多開國功臣中，有的是六國舊部，有的是昔日戰友，還有的曾經是劉邦早年的上司。這本是難得的人力資源、厚實的人才基礎，可嘆劉邦登基後，日漸變得愛猜忌、喜疑人起來，非但不再信任那些當年並肩征戰沙場的功臣將領，而且唯恐其中有持異見者背叛自己。於是乎，反目爲仇，狠下殺機，許多功臣諸侯相繼被害、難逃厄運——斬韓信、屠彭越、殺英布。

始皇帝當然也會大開殺戒。據史料記載，一次，秦始皇幸臨梁山宮，俯視山下，但見丞相李斯隨從的車騎數量過多，甚是不滿。事後，有太監悄悄把此信息告訴了李斯，李斯惶恐之餘，牢記教訓。下一次陪皇帝出行時，李斯大幅度減少了隨從，皇帝見而不悅、怒火中燒，認定是有人給李斯透露了消息，遂逐一審問侍從，在無人承認的情況下，一般腦兒把上次在身邊侍候的人，一個不留，全部殺光。這個記載在人們心中形成了這樣一種印象：秦王朝的君臣關係完全是建立在暴力和算計的基礎之上的，是地地道道貓鼠關係，沒有一絲一毫人情味可言。

其實不然。秦始皇在統一全國後，既沒有像後來的某些君王那樣大開殺戒，也不會像宋太祖那樣玩什麼「杯酒釋兵權」的花招。他對那些功臣宿將，繼續倚爲心腹。唯有呂不韋，成了秦始皇政治生涯中唯一殺戮的重臣。

平心而論，呂不韋當真該殺。據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記載，呂不韋爲脫離帝太后趙姬的糾纏，先是將市井無賴嫪毐召入府中作舍人，繼而有意安排他

在衆人面前表演，以顯示他的「過人之處」，並刻意讓人把消息傳到帝太后的

(上)

爲春天點個讚

王健梅



我是個怕冷又怕熱的人。冬天，手腳凍得腫脹疼痛。夏天，炎熱易躁。秋天，萬物凋零。春天，是一年中最美季節，也是我最喜歡的季節。從初冬開始我就盼望着春天，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柳枝發芽了，春天來了。心想一定要去好好地享受、慶祝、體驗一番。

以什麼形式來慶祝呢？氣溫恰好不冷不熱，應該出去走走。正巧幾個文友相約去郊區走走，感受一下春天！

幾個文友拿着相機，穿着各式春裝，個個打扮得光鮮亮麗的，去欣賞久違了的大自然景色，近距離地體驗春的滋味。這是件不費力而又能愉悦心情的事，又是那麼浪漫且

富有情趣，對於愛春天愛拍照的我來說，何樂而不爲呢！

要看杏花，最好的去處當然是淮北的黃里。山腳下，一片片的杏林，葉兒還沒綠，花已經迫不及待地爭相向遊人展現自己的妖嬈。放眼望去，朵朵杏花像一隻隻粉蝶兒振翅欲飛，幾朵待開的花蕾亦如嬌羞的女孩，露出絢麗的粉色。隨着陣陣花香撲鼻而來，我們一行按捺不住內心的欣喜，快步地、貪婪地，去觸摸那薄如蟬翼的花瓣，去親近那點點花蕊。

女友們時而含情脈脈、時而頑皮可愛、時而空中飛舞、時而款款走來……在杏林裏擺着各式經典姿勢，手持攝影機的小井不厭其煩地給我們拍照，遇到不滿意的時候，小井還親自示範動作，教我們做各種不同表情的姿勢，直到雙方都滿意爲止。樹下的果農

還不停地提醒我們，賞景千萬不要碰到花朵，一朵花朵就是一顆杏。「今年杏樹開得花最多，一定會有好收成。」果農看着心愛的杏樹，充滿着希望。此時，我們幾個彷彿忘記了年齡，忘記了工作中的壓力，忘記了生活中所有的煩惱與不快，像孩子一樣在林中說着、笑着、走着，每個人的臉上都呈現出幸福的喜悅。

風柔柔的，陽光暖暖的，我們幾個漫步在郊區，帶着輕鬆的心情聊着文字、看看景色，拍拍照片，沿途景色賞心悅目，移步換景處，覺得這春天，處處皆可入畫。

回來的路上，看到石縫間的小草，爲了給春天增添一點綠，都在頑強的生長着；路邊的無名花，也在默默地開着。

我想我能爲春天這個季節做點什麼呢！想來想去，還是爲春天點個讚吧！

去另一座城市探望父母

九木



父母在另一座城市。

探望父母，要提前定下一個日子，大清早出發。

那是一個遠離塵囂的地方。驅車向南穿過城市街道，穿越集鎮，在波光粼粼的溪水之畔，蜿蜒的林蔭道引我們進入一個幽靜之地。這裏天空高遠，綠樹婆娑，鳥語花香。踏上這塊土地，爸媽的種種慈愛，種種溫暖，穿過悠悠歲月，迎面而來。

這是一座美好的，讓人安靜和純淨的莊園。可探望總是伴着無法撫慰的疼痛，遺憾，追悔，失落，空寂無着。

是的，爸媽已經去了另一個世界。

人生陰晴圓缺，我們知道有一天，熟悉的聲音和笑容會永遠消失，但那時只是臆想的哀傷。當真的再也拉不住那雙手，牽不住那個庇護我們一生的衣襟，我們成了無所依傍的孤兒。

母親先於父親去世，一切都沒有按我們預想的順序。多年來，患老年痴呆症的父親依賴母親的悉心照料，母親身體硬朗，思維敏捷，語言清晰。但卻突發疾病，捨下父親和我們，走向歲月深處，永不再回來。

那一年，正是陌上花開的季節，我倉皇奔去，遠遠看到置放在路口的花圈，心底的一片白幡在我眩暈的世界裏飄搖。世界上最愛我的那個人走了，從此，我再叫媽媽這個詞，也不會有人應了。

「如喪考妣」是何等情狀，只有經歷才能理解，爲什麼我們的母語用這個詞來形容一種極致的痛，一種惶惶不可終日的傷情。

媽去世前，曾在我這裏住過二十多天，正值青豌豆上市，每天我上班，媽就在家剝豌豆。等辦了喪事回來，拉開冰箱，一包包豌豆粒猶在，禁不住淚水洶湧。一年之後，打掃衛生，從沙發底下掃出已經風乾的豌豆粒，我會愣愣地看，那是媽剝豌豆時滾落進去的。從媽睡過的枕邊找出一根灰白的頭髮，都能讓我冥想許久。

從那一年起，探望媽媽，就要去另一個地方。三年之後，父親也隨母親而去。

我們兄妹爲他撫上眼瞼，換上了路的新衣。從春到夏，從秋到冬，哭泣、糾結、無奈之後，人生竟如掠過孤鴻的天際，如父母的老房子，空空如也。

少小離家，檜林彈雨，走過大半個中國，受過種種艱難的父母，在離家鄉膠東半島二千多里的淮北平原，歸於泥土。

清明，所有中華民族後人的日曆上，都有這個特別的日子。與離世的父母共聚一處，斟酒置箸，一縷心香，向突然就不見了的親人，一跪再三嘆，慷慨有餘哀。

不知世上有多少這樣的地方，但知道有華人的每一處的這一天，都有絡繹不絕的人來此，鮮花、祭品，我們都是另一個世界的朝聖者。來來往往，有的似曾相見，有的絕對陌生——活着的人越來越多地加入到祭奠的隊伍。痛失親人感同身受，那片土地之下，我們最親近的人相距咫尺，互爲鄰居了。

於是將點燃的紙錢分向父母的左鄰右舍：希望他們在另一個世界能互相扶助，互相照應。

直到母親過世五年、父親過世兩年之後，我才注意到整個陵園的布局。這是個幽靜的居所，母親生前嫌居住的鬧市太過嘈雜，車水馬龍，半夜也難以安靜，凌晨卻又有車隆隆開過。那時她曾說過太吵，幾次想搬回老房子。我們基於生活和醫療的方便，反對媽的意見，卻沒有想過合力爲媽再買一處幽靜的居所。現在，遺憾已無法彌補，只有尋了離城較遠的這一處，松柏常青，四季有花，綠藤婆娑，晴雨皆好。媽一定是喜歡這兒的，爸也一定是喜歡這兒的。

陵園開闊、肅穆、清朗。墓碑雖不整齊劃一，排列卻秩序井然，一個挨着一個，嚴謹若士兵列隊。不論你身居何位，性情怎樣，貧富貴賤，最終都歸爲這個統一的方陣了。

我在父母墓碑附近發現了幾個熟悉的人名，有的是爸媽的老同事老朋友，有的卻是生前有過宿怨。還有一個是當年造反派的頭頭，曾打到我家門口，「造」過我母親的「反」，「文革」結束雖已冰釋前嫌，但似乎並不來往，如今，他們和睦地相處在一方土地之下了。

在父母的西南方，是一個男孩子的墓碑，卒年十六歲。守陵園的人說，是患了急病。墓碑的兩邊，分別是一輛綠色坦克和一枚足球的小型石質雕塑。日月風霜，坦克和雕塑褪了色又被新漆描畫過，我幾次走到墓前細細觀看，眼前總是跳躍着一個男孩，多麼陽光的年齡！上帝一定會把最好的綠茵場賜給他，把最好的坦克車交與他。

這次去，又發現了一座新立的墓碑，三個小夥伴，最大的十三歲，最小的九歲，結伴玩耍的路上，遭遇車禍，家人便把本不是一家的三個小夥伴葬在一處，讓他們繼續那一次的玩耍吧，天堂裏沒有車來往。

我們總是用「走了」來敘說親人的離世。離去的人走向永遠的虛無和不可知的那一邊，更多的人正在路上。長空遼闊，白雲悠悠，想起人類從哪來到哪去這樣的話題，會讓人落寞和心塞。

墓碑上的落款，尚在世的人名是紅色的，而人一旦去世，則把原本紅色的名字描成金色。活着的人在紅塵掙扎，而離世的人們則是去了金燦燦的天堂了吧。

鮮花水果、美酒佳餚，每次來，我們都置辦得十分用心，父母生前，我們的種種未盡的孝道和遺憾，都在這一年幾次的探望中了。

鞭炮炸響，香火冒着濃濃的煙升騰着，劃開的紙錢如菊花般開放，整齊地碼放在鐵爐上燃燒着，平日裏摺疊好的金銀元寶與冥幣一起遞投入，火光中紙屑盤旋着飛上天空。我們說：「爸，媽，取錢吧！」我們對着父母之靈，說着在他們生前我們從來沒有說過的話，從來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話。

我們真的希望有另一個世界，我們離去的親人過得比這邊好。

一次又一次，到另一座城市探望父母，我們和天堂裏的父母，一起度過一年又一年。

清明時節，墓園裏那些燦爛小花，搖曳着春天的生機，直開到天邊，就像父母撫養我們長大的甘苦和恩情，目遇成色，嗅之生香，聽之有聲，年復一年，永醒耳目。

西關趟櫈門

小可



日前小可遊廣州，與友人在荔灣區閒逛，走進一條民居小巷，竟與外面喧鬧世界截然兩樣，

那裏虛靜恬淡，一位阿伯從屋裏走出來，蹲在路上，修理可能是他家破損了的小板櫈。看門牌地址，叫逢源西二巷，舊式「趟櫈門」猶在。逢源西，頗有歷史沿革的一條廣州街道。

小可年幼時住香港灣仔區，那時樓層不高，不少住宅就在地面上，進屋後才再上第二層、第三層，街道上趟櫈門並不鮮見。穗港同屬廣東，很多港人原就是廣東人，廣州有趟櫈門，香港也有，自然而然。大熱天時，好些人走出屋來，在門前空地上，坐在木板櫈上或竹椅上，談笑風生。有個老婦，人稱「阿太」，獨居於這種房子，閒來替人結紉扣以賺取零用。老婦省電，屋內燈火黯淡，常「擔櫈仔」在家門口借自然光，背倚着趟櫈門結紉。年屆九十多，做細微針線活，不必架眼鏡，手也不抖一下，男唐裝短衣的布紐、女大襟衫或旗袍的蝴蝶紐，她都能結得相當精緻，聞名於整個灣仔區。我媽是裁縫，縫好了的衣服，讓我送給阿太結紉；過兩天，結紉好

了，我又送回家給媽，並給阿太付工錢。

在廣州看到逢源西巷趟櫈門旁有「車補改衣服釘骨請上54號二樓」名牌，腦際不期然浮現阿太的影子。

這類房子共有三道門，第一道大門在屋內，趟櫈門是第二道門，向着街外的是第三道屏風門。「趟」在粵語中有滑動着推之意，「櫈」是柵欄。趟櫈門的門腳有輪子可作左右橫推，門由十幾根粗壯圓木組合而成，有些人家還在趟櫈門後面裝個小銅鈴。屋主人在家時，打開最裏面的大門，只關上中間的趟櫈門，有訪客時，拉動趟櫈門，小銅鈴隨之叮噹作響。

嶺南地區炎熱潮濕，設置這樣的柵欄拉門，既能通風、採光，又保證了基本的安全。圓木一定要單數，不能雙數。屏風門輕巧，阻擋住外面路人看進屋的視線，有些人在其上作些雕刻，更添秀氣。



▲廣州逢源西二巷民居仍保留使用舊式趟櫈門